

# 送你一发糖衣炮弹

白瑞雪

中红了红豆沙的腻,刚刚好。  
高糖食物带给现代人诸多健康困扰,但整体偏甜的糖朝仍深得食客笃爱。在漫长的进化岁月里,甜食这一经济易得的高能量食物为人类舌尖首选。生存安全感所带来的幸福感,作为本能融入了我们的基因,作为天性铭记了地球的沧海桑田。

蜗居香港那年,隔个十天半月,我会去糖朝度过一个慵懒下午。尽管十次有八次得排队等候,尽管服务员的坚决招之不来甚至逼我学会了广东话。对面即血拼圣地海港城,四季流光的奢侈品橱窗很快审美疲劳,日复一日的吃食却是永不厌倦的新鲜。奢侈与刚需,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高下立见。

港人北上“温食”潮未退,这家店终于开到了北京。菜品丰富性尚待完善,不过味道并未遭遇南橘北枳的变异。与拥挤得需侧身穿行的香港总店相比,北京店的装潢飞跃至高端大气上档次,也安静了许多。

我们大家都热爱的都敏俊西400年坚持独自用餐,而一朝被女主角强迫着一起

吃饭后,就喜欢上了这项有益身心的活动。在我看来,要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共餐,温润的糖水是最好的helper。川菜拥戴者如我也不得不承认,隔着阴森如大屠杀遗址的一盘麻辣兔头,约会的两人哪还说得出口甜蜜语来?

这家糖朝位于工体附近。就美女指数而言,北京东南西北贫富差距那是相当大。你如果想围观中国大妈或终年黑眼圈的所谓职业女性,来西区吧。如果要去看美女,只能到东边——夜色里的工体周遭,更是辣妹集中出没地带。

我们去的这次,旁座有位大红嘴唇雏子脸。纤臂一抬徐徐脱下外套,现出品质上乘的白色花朵衬衣,深V。

女人看女人,也会分了神。一番养胃养眼,幸福碎作一地。回去睡觉,不加班了。

“明天开始减肥。”小薇又回头看了美女一眼。

唉,甜食和美女一样,都是既瓦解又鼓舞革命意志的糖衣炮弹。

## 非常文青

### 梦忆与梦魇

辛然

在二楼的这个小酒馆,老板上了一杯米酒,一小碟干豆。在阳台探出半个身子,就可以看到美蓉銜全貌。但我不用看。新开的创意杂货铺这几年来一家家塞进这个寸土寸金的小街里。一路走来,我觉得自己才是历史。我比这些小馆的年纪都大,包括这家酒馆,虽然它摆着一罐罐封着的自酿酒,长桌长凳的做旧风格,于我而言却是个新生仔。我自嘲地想到:竟然也可以卖老了?

坐在窗口的位置,喝酒,看窗外的行人。天色向晚,酒喝完了,才下了楼,不走回头路,往文庙方向去了。这里变化真大,文庙、曲水亭街,百花洲。我这样说是根据的,我在这里度过的童年。饭店多了,矮桌马扎,听说挨着曲水亭的摊位蛮贵。一路有了规划整齐的商亭,身边不时经过外地口音的游人。忽然觉得,要融入一个城市,不是找最好的风景,不是找最地道的厨子,而是先要给它最重要的东西——时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这里,我就是生在这里的。所以我走在这里,就像走在回忆里,有些不真实。

百花洲比记忆中大了,很难想象当年那个小学同学是怎么跳进去抓水蛇、被蚂蝗钻进了腿里,他拍了腿上的鼓包一节课。我看了文庙半天,那里原本是的小学。我时常梦到小学,急急忙忙穿走廊跑出校门,或者相反,一层层找自己的班级。我厌烦这些代表着焦躁的梦,所以在文庙前看了许久,暗示心里的那个“我执”都没有了,别再回来了。信步使然,走的正是小时候放学回家的路,为了解决另一个反复复复的梦:火急火燎回到老院,上了楼梯才想起来早已搬离数年。有一次,我和同院长大的发小重走此路,在老院门口笑着跟她说了,自己总是梦到回到这里——说完就醒了,抓住许久。这次我真的站在老院门口了,跟梦里一模一样。天暗了,我往里走,觉得踩的是虚空,进了梦境。我盯着当年的楼房很久,直到觉得不会再梦到这里了,也深知这次绝不会醒。

有个日本童话叫《两个意达》,讲一个叫意达的小女孩出游时遇到会蹦跳的小椅子,缠着她玩。后来得知,这个椅子的主人是一个也叫意达的女孩,但早已在二战中死于原子弹下,她的背上有条,于是女孩把这个椅子看自己干净的后背,椅子就不跳了,倒地散开。我的这些梦就像这把椅子,我给它看了现实,它就该散了。

魏新



许志杰

年,为退休以后的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1979级是高考制度恢复之后的第三届大学生,入校时同学的岁数相差很大,最小的1964年出生,最大的无从考证。毕业20年的时候,我们班已经有不少的同学年近百岁,丁文方老师的话对他们有更加切合实际的教导意义。又过十年,到2013年毕业30周年聚会的时候,当年最小的同学也已50岁,一拨同学辈分升级,当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回头再想丁文方老师的教导,那真是句句真理,读书时没有学到的知识,毕业后老师又给补上了。

前年秋天,我们再聚会,同学来得更多,老师也来了很多,侨居德国20多年的项观奇老师也特地赶来。遗憾的是,再也听不到丁文方老师那风趣幽默,影响深远的教导了。老人家退休后一直担任着多种社会兼职,每天坚持在家郁郁运动,快80了冬天还下大明湖游泳,连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么早就归真,最后不得不带着遗憾远行……

朱玉湘先生来了,生于1928年的朱先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专家,性情温和,慢言细语,他的讲话如山大校园里诱人的秋色,沁人肺腑。朱先生说,离开学校多年,同学们又忙于事业,可能对老师况了解少些。我要报告给同学们的是系里的几位老先生,身体健康,

# 《山海经》与外星人

其实很多都有,只是不太多见。书中记载的一些双首、双身、四角之类的奇怪动物,实为双胎联体所致。如《山海经》中屡见的一种“四角”如羊的“怪兽”。其实就是西部高原特有的四角羊。

还有,《山海经》中的很多幻想,如果认真分析,倒是很像现代的科技。

有个叫“嗜鸣”的,负责历法工作,“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其人长一张大圆脸,没有手,脚反长在头上,会鸣叫,这不就是一个闹钟吗?

更巧的是,“嗜鸣”还有十二个儿子,名字一个比一个奇怪:“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泮”“协洽”“摺淹”“作噩”“茂”和“大渊献”。我总感觉,这些名字像是过去某种语言对十二时辰的称呼。

还有一个叫“相柳”的,九个头,吃土吃土,“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所有到过的地方,都变成沼泽或者溪流。并且不时排出类似废气一样的东西,污染环境,动物都不敢靠近。

“相柳”是否就是一种挖掘机?这些现代科技来自哪里?说不定,整个《山海经》所记载的,就是一个各种外星人在地球上和我们共同居住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科技和蛮荒交织,原始和后现代相遇,地球文明和外星文明剧烈碰撞。说不定,整个地球的

## 微语绸缪

在一个能够对自个儿下毒手减肥的人面前,世界上没有跨不过去的高山大海。

但小薇姑娘例外。她基本上没有成功过。尽管在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里,她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与先天和后天累积的脂肪进行战略与战术上的较量,其历程艰苦卓绝而屡战屡败。

因为她身边有一个热爱吃饭且说服能力极强的朋友:我。

新一季减肥持续半月之后,她的眼神明显不一样了,见着条板凳都像在思考是把它蒸了还是油爆了。我特理解这种感觉。前些日子接连熬夜,累到经过任意一个犄角旮旯的第一反应都是以什么姿势躺下去。

于是我又以拯救者的面貌出现了。“人一旦与自个身体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世界观和人生观很容易发生偏差。”“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美食就是减肥路上的妖魔魔咒,时不时淋透一次,有好处。”

于是我们进了糖水店。

广东人把小吃统称为糖水,旗帜鲜明地彰显其特色:甜,视瘦为人生最高追求的

## 流年碎笔

前年秋天,我们办了一个山大历史系1979级毕业30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两天同学们玩得那个嗨呀,大聚会,小圈子会,男男会,女女会,男女同会。唯一的不快,就嫌时间过得快,就是一起没待够。其实,此前30年,逢五排十,我们都聚了。毕业10年20年,人学15年25年,还有校庆100年,同学们都来了。只是随着岁月变换,年龄虚长,更叹同学情谊深厚,惺惺相惜,心心向暖……

毕业10年聚会时,我们大多30岁冒头,正处在方方面面闯关时期,有一些血气方刚的劲头,也有一些愣头青般的野性。记得我们在校时的历史系党总支书记丁文方(后任济南大学校长)老师说,有些同学不愿来聚会,觉得自己混得不如其他同学好。这个想法不对,你们现在才30岁多点,时间有的是,只要兢兢业业,努力向上,厚道待人,假以时日,定有一个辉煌的未来。丁文方老师还用今天依旧十分流行的词告诫同学们,为人要低调。

毕业20周年再聚会,已是2003年的秋天,全中国人都刚刚从那场与“非典”的战争中杀出来。或许是因为经历了生与死的拼杀,或许是因为又一个10年的历练,同学们的心气比10年前平和了许多。虽然处长已经当了局长,讲师茁壮成长为学术带头人,大家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成功人士”。但是,无论言谈还是举止,谦恭有礼,不再大吆小喝,而是善于倾听。

丁文方老师也来了,他在讲话中把一个人工作的时间大致确定为40年,前20年为爬山,爬山的时候大家眼睛盯着山巅,就是一个心思攀登。登顶虽然是目的,但终究不是终极目的,上去了还要下来,光上去不下来,那就是出事了。同学们毕业的前20年风光无限,到今天就好比爬山登顶,可以站在山巅欢呼雀跃。但同学们一定要想到还要下山,那么你们工作的后20年就是下山。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难在哪儿,难在工作要求高了,生活品质要求高了,尤其是家庭生活的需求高了,上有老下有幼,要孝敬老人照顾孩子。你们的本钱是什么,是强壮的身体,所以,我希望是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心平气和,把身体搞好,顺利度过工作的后20

## 辣笔小新

《山海经》作为一本奇书,历来充满争议。

当初,司马迁都不敢对其做多太多评价,只是在《史记》中说:“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班固则觉得《山海经》纯属瞎掰。后来鲁迅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

其实不然。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所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只是我们对世界的误解。以后世的眼光去看古代记载,凡与当时情况不合,便指责其荒诞不经,其实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指责。因为世界在变化,我们这些年常说“故乡在沦陷”,才不过几年而已,变化就翻天覆地的。那么古代到现在,世界更是早就面目全非。所以,有人考证,其实,《山海经》的有关记载,大多是可信的。

比如汉武帝的时候,有人给他献上一只奇怪的鸟,不吃食,给它换了上百种食物,鸟都不吃。汉武帝着急,就把东方朔叫过来,东方朔一看就明白,叫这个鸟的名字,又说出这个鸟应该要吃的东西,果然,这只既认生又挑食的小鸟就开始吃饭了。

汉武帝很奇怪,就问东方朔:“你咋会干这个呢?”

东方朔说:“从《山海经》中看的。”

另外,《山海经》中所记载的一些怪兽

女神嫁了别人,男主黯然神伤,苦

苦煎熬。作者却给了一个神奇的结尾,苦熬,苦熬,熬到八十多岁,

熬死了“别人”,于是终于和女神团聚了。

这多像一个童话故事,“公主和王子终于在一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不同的是,这个“王子”等了51年9个月零4天,而这51年9个月零4天并非一笔带过,它是一天一天过去的。

于是,作者以慢条斯理的语调娓娓道来,有时候像缓缓落下的一记闷锤,而在你伤感震惊之际,它并不趁热加大火力推波助澜,而是仍然不厌其烦地用琐碎而真实的细节,把故事往前推——这多么像生活本身。

细节几乎布满整本小说,一个一个接踵而至,不是高潮的铺垫,不是情绪的渲染,只是生活。作者冷静地,不厌其烦地描绘,使得这部小说诗意盎然,更像一个童话:你只要纯真,肯守,准守得到,爱情是可以超越死亡的……

然而,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爱情早已消失了,这样的写作手法也早已消失了,在它们消失之前,是人的耐心先消失了。在耐心消失之前,是人那种因为缓慢的时间,因为需要等待所能酝酿的感情消失了。

就像《小王子》所说的,人们乘坐特快列车跑来跑去,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寻找什么。

无论小王子,还是霍乱时期的爱情,无论童话还是现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秘密:一个人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到真实。事情的真相只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 编辑手记

那些貌似荒诞、夸张的童话式的角色与情节设置,却狠狠地击中了现实。人们忙于“正经事”,早已忘掉了用心看清生活本质。

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去掉作者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噱头,再去掉一部纯粹的爱情小说这个定语,它能吸引你的究竟是什么?

一个再大众化不过的题材,

## 小说世情

# “破表”

陈莹

钟表是人类的计时器。破旧的时钟,要么凝滞停摆,要么快慢不均,大都走不准。在俺们这里,要说谁是个“破表”,那就表明此人办事没准头,不靠谱。

俺老家的贾元春,虽与贤德妃(也就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大姐)同名,却没有人家显赫的地位和福分。他是个光棍,早已年过花甲。元春之所以终老未娶,盖因他是个四里八乡闻名的“破表”。

元春年轻时,应该算个个体面小伙子,个头中等,模样周正;出身三代贫农,根红苗正。他还有个值得夸耀的身份,是复员军人,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可有着炫目的光环呢。然而金无足赤,此公只有一点美中不足,就是说起话来吹牛扒蛋,云山雾罩,做事道三不着两。

元春服役两年,复员回家,重新成了“社员”。到家快半月了,还整天穿着簇新的军装,东游西荡,挨家串门。有人问他啥时回来的,他便操着京腔说“昨儿晚上”,而不是社员们习以为常的“夜来黑下”。元春不改在部队大熔炉里养成的良好习惯,每天早晨一起床,就顺着当街咕咚咕咚跑步。鲜红的领章帽徽依旧点缀在军装上,“一颗红星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迎着朝阳熠熠生辉,在农村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解放军叔叔拉练出操哩。可惜好景不长,有天跑步时恰巧碰到了村书记。书记在村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于是乎元春被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通,这才悻悻回家换上旧裤褂,随队里的社员下了地。

元春虽为农民,却始终不忘光荣历史,张口闭口将“我是复员军人”挂在嘴边,人送外号“贾复员”。“贾复员”出工时腰杆儿总不能顺当地弯下,常常挺立在地当央,像站岗的战士一般英姿飒爽。“贾复员”还有个习惯,解手的频率比较勤,一会儿跑一次茅厕,被见识短少的群众误以为为偷奸耍滑。直到有一次,队长蹑手蹑脚地找寻过去,只见“贾复员”正蹲在一处避风的崖头下抽烟。队长问:“你在干吗?”“拉屎呀。”“你看鞋底底下,是你拉的吗?那是牛粪。”“贾复员”提起裤子,脸色微红:“把人憋急了,什么尿不拉哩。”“嗨哟,你这块十八世纪的老破表,可真稀奇呀!”

元春到了说亲的年龄,媒人接踵而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一次相亲,喝得醉眼迷离的元春居然离开隆重的席面,踉踉跄跄跑到里屋,拿着一块咸鱼去喂

女神嫁了别人,男主黯然神伤,苦苦煎熬。作者却给了一个神奇的结尾,苦熬,苦熬,熬到八十多岁,熬死了“别人”,于是终于和女神团聚了。

这多像一个童话故事,“公主和王子终于在一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不同的是,这个“王子”等了51年9个月零4天,而这51年9个月零4天并非一笔带过,它是一天一天过去的。

于是,作者以慢条斯理的语调娓娓道来,有时候像缓缓落下的一记闷锤,而在你伤感震惊之际,它并不趁热加大火力推波助澜,而是仍然不厌其烦地用琐碎而真实的细节,把故事往前推——这多么像生活本身。

细节几乎布满整本小说,一个一个接踵而至,不是高潮的铺垫,不是情绪的渲染,只是生活。作者冷静地,不厌其烦地描绘,使得这部小说诗意盎然,更像一个童话:你只要纯真,肯守,准守得到,爱情是可以超越死亡的……

然而,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爱情早已消失了,这样的写作手法也早已消失了,在它们消失之前,是人的耐心先消失了。在耐心消失之前,是人那种因为缓慢的时间,因为需要等待所能酝酿的感情消失了。

就像《小王子》所说的,人们乘坐特快列车跑来跑去,却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寻找什么。

无论小王子,还是霍乱时期的爱情,无论童话还是现实,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秘密:一个人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到真实。事情的真相只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一个再大众化不过的题材,